



刘程绘

津津乐道

最近，我的朋友圈被电影《无间西东》刷了屏。尤其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个个都在狂转影评。身处戈壁滩，想看不能看，还要被剧透，伤害简直一万点。大学辅导员安慰我：“易诗人，你演绎的可是现实版的‘无间西东’……”

辅导员很懂我。的确，在清华读书时，我就爱读西南联大那段历史。大师风范高山仰止，清华学子勇担家国重任的热血故事让身为国防生的我心潮澎湃。所以，去年面临毕业分配

时，出生在福建的我，选择在中国的版图上走了个对角线，来到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西北边关，成为一名新排长。

但是刚到这没两天，嘉峪关就用一场沙尘暴加强版的重装5公里告诉我，想“建功立业，无问西东”，没那么简单。

只见一阵大风平地而起，忽地卷起尘沙，遮天蔽日。瘦瘦小小的我，被风沙吹得狼狈不堪。但我心中却愈发生出一股豪情，这就是边塞啊，果然是“黄沙百战穿金甲”，古人诚不我欺。

第一次戈壁滩外训，白天都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温度，让我这个南方人见识到什么叫苦寒之地。忙碌了一

天，为了洗脚大家穷尽智慧。用一点热水浇在冰坨上面，费九牛二虎之力把冰凿开，每个人拿盆盛点冰，一起坐在枯死的树干上望着远山聊着天，等冰融化。

天很冷，水掺冰，大家踢着水花，满脸欢乐。映着雄浑的夜景，伴着呼啸而过的风，我不由自主作了首诗：抬眼祁连雪，抚胸关山阨。士气磅礴，慷慨吞胡羯。探问官兵情，报国此生约。迎面大漠风，心中千钧烈。

说起这一年，有千万个镜头在脑海闪现。苦不苦，当然。累不累，当然。后不后悔，从未。

那些皮肤皸裂，喉咙干疼，整夜咳嗽的日子，慢慢在记忆中远去了，

留下的都是生活中那些细微妙处。于他人不值一提，于我往往能化作阳光，驱散心中的阴霾，引来无穷乐趣。我记得一个深夜，无星无月，我独自值守漫漫戈壁。坐在一辆坦克的车顶，望着无远不及的黑暗，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一人存在。那是一种心灵的自由旷达，我听见心底开出一朵花的

声音。我记得一个笑容。去给修理故障坦克的战士送饭，他提着扳手从坦克下面钻出来，灰头土脸，满脸油垢，咧嘴笑来，一口白牙。

我记得一个称呼，“万能易排”。电脑坏了找易排，发电机坏了找易排，学习遇难题了找易排。我不断发现着自己的无限可能，曾经

的孤独寂寞早已远去。

我记得5公里第一次合格的那个傍晚。天空中有着橙子一样饱满的落日和漫天的云霞，祁连山的皑皑白雪在看不见的远处飞扬，红旗招展在营房边上，炊事班已经烧出了饭香。

“什么是真实，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，做什么和谁在一起，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，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。”电影《无间西东》中老校长梅贻琦的这段话戳中我的内心。

嘉峪关的生活，对我而言，就是真实。在这里，我那颗少年心怦怦而动，更加鲜活。这是清华根植给我的信念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，献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，归来依然是少年。

（王爽整理）

乐谈

心是一块田 快乐自己种

周末，与退伍战士于九州打电话闲聊。他回忆起以前和战友摸爬滚打的那段时光，觉得处处是快乐。可笔者还记得之前的他，总爱吐槽部队生活单调乏味，心情不乐呵。

同样的生活、同一个人，怎么感受前后差这么多？一方面是因为失去了才懂得它的宝贵，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年的于九州不明白“我的心情我做主”的道理。

外界环境的确容易影响我们的情绪，但获得快乐的关键在于自己。心是一块田，快乐自己种。掌握心情主动权，才会真正感悟快乐真谛。

快乐是人类纯真而美好的天性。心情愉悦时，我们的大脑会分泌多巴胺，它能够直接传递兴奋和开心的信息，使大脑处于积极运转的状态。“笑一笑，十年少。”快乐的情绪能调节人体各方面机能，让身心充满力量。人类不断追求和向往快乐，也是天性使然。

连队有一位陈班长，他常说一句话，“哭也是一天，笑也是一天，人得学着自我找乐”。在他身上你会发现，观念一变天地宽，换个角度看世界，快乐就在身边。5公里越野跑到终点已经筋疲力尽，他不忘调侃几句，逗大家开心。单位派他参加封闭集训，明知不会轻松，他依然半开玩笑地说“这可圆了我的大学梦”。赶上大项任务加班加点熬通宵，他会打趣“熬得动，看来咱还不老”。

怎样变得快乐，答案有很多。每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获取快乐的方式存在差异。通往快乐的路上可能航线不同，但是掌舵人都是我们自己。选择主动寻觅、努力追求，快乐便是一种生活方式；选择抛弃怨恨、学会原谅，快乐便是一种宽容豁达；选择简单生活、淡泊名利，快乐便是一种内在涵养；选择逆向思维、换位思考，快乐便是一种境界风度……

主观不努力，不要客观找原因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不快乐，恰恰是因为自己给心门设了道槛。战友们正值青春岁月风华正茂，何必负“苦”前行？遇到困难挫折，心情不乐呵时，不妨默念几遍“我的心情我做主”，控制情绪，调整心情。烦恼暂且扔一边，快乐自然润心田。

（作者：杨贵良）

笑脸墙

今天我出镜，军报寄家人



空降兵某旅女子侦察引导队下士孙振凤，是应惠小分队中的一名空降兵女战士，能够驾驭多型号降落伞，跳伞经验丰富。前不久，她在旅组织的应急力量集训中，又一次稳稳地落在伞靶上。

阎宇祥摄

梨涡浅浅，盛满胜利的喜悦；双眼明亮，洋溢成功的骄傲。天寒地冻，这一抹微笑如冬天的太阳一般，明亮温暖。花样年华，乐与蓝天为伴，奋斗与汗水绽放朵朵军花。不爱红装爱武装，快乐融入勇敢顽强，这就是空军女兵的灿烂青春。

文/金易



参加笑脸墙征集活动
扫描二维码

柯文才，有文才！

徐杨 万东明

趣说八大员

柯文才，四级军士长，人如其名，文采飞扬，至今已经在军内外发表新闻、诗歌、散文千余篇。

都说文人多弱骨，手里捻得住笔，就攥不住拳。可柯文才在入伍之前，师承少林寺第33代俗家弟子马飞，拥有国家武术中级职称，是个实打实的武术行家。

部队讲究精武，自己也是“武痴”，带着一身功夫来到部队的柯文才，按说当个“武教头”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可他呢，爱琢磨事儿。恰逢广播站向官兵征稿，训练结束，趁着热乎劲儿，柯文才就把信纸一铺，有模有样地写起来。

战友乐了：“不练一招一式，开始咬文嚼字啦！”柯文才摆了摆手：“这在武术界，叫心法！”可不是嘛，他写的正是自己一天训练的心得感悟。

第二天，柯文才就竖着耳朵听，从队列场等到了战术场，眼看太阳快下山了，也没听到自己的广播稿，他顿时像霜打的茄子——蔫了。

“下面是柯文才来稿！”嘿！伴着广播员甜美的声音，柯文才的处女作传遍了营院的角角落落。一高兴，柯文才训练也来了劲，在当天的战术小比武中，得了第一。

新闻的大门就这样在柯文才面前打开了。他从连队的“板报员”开始干，

着手写。为了能摸清这“新闻派”的套路，柯文才先后三次报名参加解放军报社新闻采写函授班，并靠着自学完成原南京政治学院“军事新闻与舆论传播”专业本科课程。理论底子加专业熏陶，柯文才仿佛打通了“任督二脉”，写得更起劲了。

脚底板下出新闻。他几乎一有时间就住基层跑，既训练，也拉练，有时还会露两手，没多久单位就知道了有个文武双全的柯班长。

可别说，还真让他跑出了好新闻。单位有个叫崔栋国的大学生士兵，对理论不仅爱学，还爱钻。新闻直觉告诉柯文才：肯定不简单。

果不其然，在接触中，柯文才发现，崔栋国对国际军事热点特别敏感，活脱脱一个“军情观察室”。柯文才连着几天跟着崔栋国，扎扎实实地采访、记录。最终写出《知识型班长打磨思想利剑》《战士就要时刻准备上战场》等鲜活新闻，引得各级关注。

借力网络这个“大平台”，柯文才时常与各路高手交流经验体会，新闻报道功力又提升了，还被全军政工网、中国江苏网等军地网站聘为“特约记者”。用武行的话说，这是“有切磋，才有长进”。

学武讲究吃苦，夏练三伏、冬练三九，更讲究踏实，双脚落地就生根。学武经历让他悟到一个道理：功夫全凭练中来。

“苦练七十二变，才能笑对八十一难。”柯文才依旧在练，假以时日或许他也能在新闻领域“自成一派”……



此处寒冬，彼处酷暑。在南苏丹西北线执行武器禁区巡逻任务的中国维和官兵，披挂40多斤的武器装备，顶着40多摄氏度的高温，每天需连续执行任务7个多小时。这一日，炊事员为岗位上的官兵送来自制冰激凌解暑降温，步兵三连下士吴继鹏正享受着小口品尝的幸福。

王岸鸿摄

「yà ěr yì」到底是哪里方言？

甘露顺

迷彩讲堂

笑谈古今 学中有乐

那年大学军训一开始，我便发现了一件值得研究的事儿：普普通通的阿拉伯数字，一到教官口中就变得非常有性格。尤其是教官喊的“yà ěr yì”，简直太魔性。这到底是哪里方言？上网一搜，原来已经观点纷纭。总结一下，关于教官口令的腔调来源，大概有以下三种猜测。

源于古代“普通话”

有网友发现教官喊的口令，和山东、河南一带的地方方言颇有相似之处，甚至戏说教官们是不是都去山东河南训练过。翻下历史，你会发现，军队的口令腔调和这两个地方还真有些渊源。

现在提倡“说普通话”，要放在古代，应该就是“说雅言”。章太炎老先生就说：“古无韵书，即以官音为韵书。今之官音，古称‘雅言’”。

雅言的历史要追溯到周朝。中央政权强大的时候，周朝曾举全国之力来推行雅言。周朝衰落，但雅言早已融入人们日常生活，并在汉代登上正统宝座。

雅言不仅是官、商、学之士大夫的用语，还是用来解释方言的工具。可以说是用普通话来标注方言发音的1.0版本。

西汉杨雄在《方言》一书中记载，雅言的使用范围北起燕赵（今北京、河

北一带），南至沅湘九疑（今湖南一带）；西起秦陇凉州（今陕甘宁一带），东至东齐海岱（今山东一带）。

军队征兵南北兼收，必然也需要一种共同语言，以方便来自不同地域的成员进行交流，不然大家坐在一起只能尬聊。而口令作为命令下达的一种形式，要求命令接收者能够充分理解指令，首要前提是大家都听得懂。这个时候雅言自然就有了大用处。有网友便猜测口令腔调受雅言发音习惯影响，而雅言当时的重点使用区域就在河南、山东等中原一带。

传承自南方将领

另一种说法认为，人民军队建立之初，大部分将领来自于南方地区，现在口令的腔调其实是军队将领们的口音传承下来，被后代当作范本继续用了。

这一点并不全是瞎猜测。根据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》一书记载，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军高级将领中，来自南方的多，北方的少。就省籍来看，湖南、湖北、江西三省最多。

有这样一群夹杂着浓厚地方方言的将领在，平时训练带兵也就把方言口音的魔力发挥到极致。关键这种受两湖一带口音影响的口令，还有出乎意料的效果——极具辨识度兼能够吸引注意力。如此有利的传统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继续发扬，简直是说不过去。

化用平仄韵律

接下来的这种说法更接地气，直

接就军训口令的实际作用进行分析，还用上了诗词歌赋讲究的平仄韵律。

平常我们讲话就会发现一个规律：平声悠长，仄声短促。要是整个词组都是平声，念出来就会很拖沓，效果如同山中回音一般，大家可自行脑补。如果都是仄声，相对来说就比较短促有力。

对军用语而言，有一个天然的要求便是凸显气势，简洁干练。

因此，口令中一般都有多种音调，发音抑扬顿挫，也便于区分不同指令。就拿“一二一”为例，有的教官喊成“yà ěr yì”，把前后两个平声换成仄声，整体显得短促有力，“一”和“二”对应着的不同指令也有了区分。

口令中也有为了拖长音而化用平声的，例如“立正”，有的教官念作“lì zhēng”，“正”变平声，音调拖长，增强气势。

除此之外，口令中的数字还会“入乡随俗”——随着军事术语的读音有所调整。在军事应用中，阿拉伯数字的读音会有一定的变化。比如，“1”会念成“yāo”，“0”会念成“dòng”。在军训中，教官有时也会跟着军事术语念口令。

以上这3种说法算是解释了军训口令在腔调上的奇特之处，但我还有更重要的发现——

无论教官怎么喊口令，女生们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教官颜值上；无论南北口音，都丝毫阻挡不了教官们军训时的“圈粉运动”……

（李萍整理自“上流UpFlow”微信号）

兵漫

归队前

曹希阳

